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四十四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三十六 起建武二十三年盡明帝永平三年凡十四年

世祖光武皇帝下

丁未建武二十三年春正月南郡蠻叛 郡國志南郡在雒陽南一千五百里蠻即務河諸山蠻也杜佑曰時南郡潳山蠻反劉尚討破之徙其種人七千餘口置江夏界中其後沔中蠻是也○潳音潛 遣武威將軍劉尚討破之　夏五月丁卯大司徒蔡茂薨　秋八月丙戌大司空杜林薨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也父鄴為涼州刺史林少好學沈深家既多書又外氏張竦父子喜文采林從竦受學博洽多聞

時稱通儒王莽敗盜賊起林避亂河西及還三輔爲侍御史京師士大夫皆尊事之河南鄭興東海衛宏等皆長於古學林先與興相遇欣然言曰林得興等固諧矣使宏得林且有以益之及宏見林闇然而服濟南徐巡始師事宏後皆更受林學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矣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　九月辛未以陳留太守玉況爲大司徒（玉姓也玉音肅）○況辟班彪爲掾時東宮初建諸王國並開而官屬未備師保多闕彪上言曰孔子稱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是以聖人審所與居而戒愼所習今皇太子諸王雖結髮學問修習禮樂而

傅相未選賢才官屬多闕舊典宜博選名儒有威重明通政事者以爲太子太傅及諸王國官屬帝從之彪仕不爲祿所如不合學不爲人博而不俗言不爲華述而不作博而不俗者謂務博而不爲徇俗之學以投合時好也

冬十月丙申以太僕張純爲大司空

武陵蠻精夫相單程等反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略取蠻夷始置黔中郡漢興改爲武陵范書曰長沙武陵蠻名渠帥曰精夫槃瓠之後也稱謂相單程者姓名也附錄後漢書曰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克乃訪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將吳將軍首者邑萬家妻以少女時帝有畜狗其毛五采名曰槃瓠下令之後槃瓠遂銜人頭造闕下羣臣怪而診之乃吳將軍首也帝大喜而計槃瓠不可妻之以女又無封爵之道議欲有報而未知所宜女聞之以爲帝皇下令不可違信因請行帝不得已乃以女配槃瓠槃瓠得女負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所處險絕人迹不至於是女解去衣裳爲僕鑒之髻著獨力之衣帝悲思之遣使尋求輒遇風雨震晦使者不得進經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槃瓠死後因自相夫妻織績木皮染以草實好五色衣服裁制皆有尾形其母後歸以狀白帝遣使迎致諸子衣裳班蘭語言侏離好入山壑不樂平曠帝順其意賜以名山廣澤其後滋蔓號曰武陵蠻其爲人外癡內

壁安十重舊黃閔武陵記曰山高萬仞山半有槃瓠石室可容數萬人中有石牀槃瓠行迹又有石羊石獸古迹奇異遙望見一石仍似狗形相傳云槃瓠象也遣劉尚發兵萬餘人泝沅水入武谿擊之實曰沅水出牂柯故且蘭東北經辰州潭州岳州經洞庭湖入江武谿在今辰州盧谿縣西百八十里蓋五谿之一也尚輕敵深入蠻乘險邀之尚一軍悉沒

初匈奴單于輿弟右谷蠡王知牙師以次當爲左賢王左賢王次卽當爲單于單于欲傳其子遂殺知牙師烏珠留單于有子曰比爲右薁鞬日逐王領南邊八部比見知牙師死出怨言曰以兄弟言之右谷蠡王次當立以子言之我前單于長子我當立呼韓邪單于約其諸子以兄弟次相傳單于輿殺其弟知牙師而立其子爲呼韓邪之約而比則烏珠留之長子也比自謂若父子相傳則烏珠留死比當立爲單于何待今輿而始傳其子也○谷音鹿蠡音離薁音郁鞬音堅遂內懷猜懼庭會稀闊單于疑之乃遣兩骨都侯監領比所部兵及單于蒲奴立比益恨望密遣漢人郭衡奉匈奴地圖詣西河

太守求內附（鄣縣志西河郡在雒陽北千二百里）兩骨都侯頗覺其意會五月龍祠（匈奴諸王每歲五月會龍城祠南匈奴傳曰匈奴俗歲有三龍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勸單于誅比比弟漸將王在單于帳下（南匈奴傳大臣貴者左賢王次左谷蠡王次右賢王次右谷蠡王謂之四角次左右日逐王次左右溫禺鞮王次左右漸將王是爲六角）聞之馳以報比比遂聚八部兵四五萬人待兩骨都侯還欲殺之骨都侯且到知其謀亡去單于遣萬騎擊之見比眾盛不敢進而還

是歲鬲侯朱祜卒（范書朱祜傳二十四年卒諡正祜原文諱作祜）祜字仲先南陽宛人也少孤歸外家復陽劉氏往來舂陵帝與伯升皆愛之故伯升爲大司徒以祜爲護軍及帝爲大司馬討河北復以祜爲護軍常見親幸舍止於中祜亦每力戰陷陣建武元年封安陽侯二年更封堵陽侯十三年增邑定封鬲侯祜爲人質直尙儒學爲將多受降以克定城邑爲本不存首級之功又禁

制士卒不得虜掠百姓軍人樂放縱多以此怨之祜初學長安帝往候之祜不時相勞苦而先升講舍後車駕幸其第帝因笑曰主人得毋舍我講乎以有舊恩數蒙賞賚初上在長安時嘗與祜共買蜜合藥上追念之賜祜白蜜一石問何如在長安共買時乎其親厚如此

戊申建武二十四年春正月乙亥赦天下　匈奴八部大人共議立日逐王比為呼韓邪單于（補註以其大父嘗依漢得安故欲襲其號）款五原塞願永為藩蔽扞禦北虜事下公卿議者皆以為天下初定中國空虛夷狄情偽難知不可許五官中郎將耿國（五官中郎將掌五官郎杜佑曰漢制三署郎年五十以上屬五官其次分屬左右署）獨以為宜如孝宣故事受之（事見二十七卷宣帝甘露黃龍間）令東扞鮮卑北拒匈奴率厲四夷完復邊郡帝從之　夏六月丙申沛國

唯水逆流一日一夜止　秋七月武陵蠻寇臨沅（賢曰臨沅縣名屬武陵郡故城在今朗州武陵縣）遣謁者李嵩中山太守馬成討之不克馬援請行帝愍其老未許援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遂遣援率中郎將馬武耿舒等將四萬餘人征五溪（酈道元注水經云武陵有五溪謂雄溪樠溪酉溪潕溪辰溪悉是蠻夷所居故謂五溪皆槃瓠之子孫也土俗雄作熊樠作朗潕作武賢曰五溪在今辰州界○潕音武）援謂友人杜愔曰吾受厚恩年迫日索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兒或在左右或與從事殊難得調介介獨惡是耳（賢曰長者家兒謂權要子弟等）

范曄贊曰伏波好功爰自冀隴南靜駱越西屠燒種徂年已流壯情方勇

冬十月匈奴日逐王比自立為南單于遣使詣闕奉藩稱臣上以

問朗陵侯臧宮賢曰朗陵縣名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朗山縣西南宮曰匈奴飢疫分爭臣願得五千騎以立功帝笑曰常勝之家難與慮敵吾方自思之

配建武二十五年春正月遼東徼外貊人寇邊太守祭彤招降之彤又以財利撫納鮮卑大都護偏何使招致異種駱驛款塞彤曰審欲立功當歸擊匈奴斬送頭首乃信耳偏何等即擊匈奴斬首二千餘級持頭詣郡其後歲歲相攻輒送首級受賞賜自是匈奴衰弱邊無寇警鮮卑烏桓並入朝貢彤為人質厚重毅撫夷狄以恩信故皆畏而愛之得其死力 南單于遣其弟左賢王莫莫左賢王之名將兵萬餘人擊北單于弟薁鞬左賢王生獲之北單于震怖卻地千餘里北部薁鞬骨都侯與右骨都侯率眾三萬餘人歸南單于三月南單于復遣使詣闕貢獻求使者監護遣侍子修舊約舊約

宣帝甥約　戊申晦日有食之　馬援軍至臨鄉水經注武陵郡沅南縣建武中所置縣在沅水之陰因以沅南爲名縣治故城昔馬援討臨鄉所築也　擊破蠻兵斬獲二千餘人初援嘗有疾虎賁中郎將梁松來候之獨拜牀下援不答松去後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壻梁松字伯孫尚帝女舞陰公主貴重朝廷公卿以下莫不憚之大人奈何獨不爲禮援曰我乃松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通輕俠援前在交阯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政法此吾所大惡也甯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龍伯高敦厚周愼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敕之士所謂刻鵠

不成尙類鶩者也毛晃曰舒鳧俗謂之鴨可畜而不能高飛者曰鴨野生而高飛者曰鶩○鶩音木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伯高者山都長龍述也龍姓述名賢曰山都縣名屬南陽郡舊南陽之赤鄉秦以爲縣故城在今襄州義清縣東北季良者越騎司馬杜保也百官志越騎校尉其屬有司馬秩千石保京兆人會保仇人上書訟保爲行浮薄亂羣惑衆伏波將軍萬里還書以誡兄子而梁松竇固與之交結將扇其輕僞敗亂諸夏書奏帝召責松固以訟書及援誡書示之松固叩頭流血而得不罪詔免保官擢拜龍述爲零陵太守賢曰零陵今永州松由是恨援及援討武陵蠻軍次下雋賢曰下雋縣名屬長沙國故城在今辰州沅陵縣宋白曰岳州巴陵縣漢下雋縣屬長沙郡在今鄂州蒲圻縣界即此地按水經江水東至長沙下雋縣北澧水資水沅水合東流注之則宋說爲是賢說非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嶮水經注夷水南出夷山北流注沅夷山東接壺頭山山下水際有馬援停軍處賢曰壺頭山在今辰州沅陵縣東

謂壺頭山者以山頭與東海方壺相似故名從充則涂夷而運遠賢曰充縣名屬武陵郡耿舒欲

從充道援以為棄日費糧不如進壺頭搤其喉咽搤音厄咽音煙充賊自

破以事上之帝從援策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

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乃穿岸為室以避炎氣鮑堅武陵記曰壺頭山邊有石窟即援所穿室也室內有蛇如百斛船大云是援之餘靈賊每升險鼓譟援輒曳足以觀之

左右哀其壯意莫不為之流涕耿舒與兄好畤侯弇書曰好畤縣屬扶風○畤音止前舒上書當先擊充糧雖難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

先奮今壺頭竟不得進大衆怫鬱行死怫鬱氣蓄積而不得舒也行死謂行將疫死也○怫音佛又音費誠可痛惜前到臨鄉賊無故自致若夜擊之即可殄滅伏

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賈音古以是失利今果疾疫皆如舒言

弇得書奏之帝乃使梁松乘驛責問援因代監軍會援卒松因是

構陷援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綬郡國志新息侯國屬汝南郡應劭曰古息國其後東徙加新字初援在交阯常餌薏苡實神農本草經曰薏苡味甘微寒主風溼痺下氣除筋骨邪氣久服輕身益氣用能輕身勝瘴氣南方薏苡實大援欲以為種軍還載之一車時人以為南土珍怪權貴皆望之援時方有寵故莫以聞及卒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為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帝益怒援妻孥惶懼不敢以喪還舊塋槀葬城西賓客故人莫敢弔會嚴與援妻子草索相連詣闕請罪帝乃出松書以示之方知所坐上書訴冤前後六上辭甚哀切然後得葬前雲陽令扶風朱勃雲陽縣屬左馮翊詣闕上書曰臣聞王德聖政不忘人之功採其一美不求備於衆故高祖赦蒯通而以王禮葬田橫大臣曠然咸不自疑夫大將在外讒言在內微過輒記大功不錄誠為國之所慎也故章邯畏口而奔楚

燕將據聊而不下豈其甘心末規哉悼巧言之傷類也竊見故伏波將軍馬援拔自西州欽慕聖義閒關險難觸冒萬死孤立羣貴之閒旁無一言之佐馳深淵入虎口寧自知當要七郡之使徼封侯之福邪及其經營隴冀謀如涌泉勢如轉規規圓兵動有功師進輒克誅鋤先零飛矢貫脛出征交阯與妻子生訣間復南討立陷臨鄉師已有業未竟而死吏士雖疫援不獨存夫戰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而致敗深入未必爲得不進未必爲非人情豈樂久屯絕地不生歸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度江海觸冒害氣僵死軍事名滅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過眾庶未聞其毀家屬杜門葬不歸墓怨隙並興宗親怖慄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爲之訟臣竊傷之夫明主醲於用賞約於用刑高祖嘗與

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軍不問出入所爲豈復疑以錢穀間哉夫操孔父之忠而不能自免於讒此鄒陽之所悲也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言欲令上天平其惡也惟陛下留思豎儒之言無使功臣懷恨黃泉臣聞春秋之義罪以功除聖王之祀臣有五義若援所謂以死勤事者也願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絕宜續以厭海內之望臣年已六十常伏田里竊感欒布哭彭越之義冒陳悲憤戰慄闕庭書奏帝意稍解

初勃年十二能誦詩書常候援兄況衣方領能矩步辭言嫻雅嫻音閑援裁知書見之自失況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稟學勿畏也勃未二十右扶風請試守渭城宰前書音義曰試守者試守一歲乃爲眞食其全俸賢曰渭城縣名故城在今咸陽縣東北及援爲將軍封

侯而勑位不過縣令援後雖貴常待以舊恩而卑侮之勑愈身自
親及援遇讒唯勑能終焉謁者南陽宋均監援軍宋均通鑑正作宋均原文作宗均此
胡身之據漢司空宗俱碑及宗資基前碑爲據因改考後漢帝紀
及姓苑姓纂諸書而改之者也信爲詳核無疑然漢書之爲宋均
其來舊矣家傳戶習皆知爲宋均罕知爲宗均哉况族姓纂或
亦間有譌更如子之爲孔理之爲李亦未可知也故原依漢書改
宗作宋
援既卒軍士疫死者太半蠻亦飢困均乃與諸將議曰今道
遠士病不可以戰欲權承制降之何如諸將皆伏地莫敢應均曰
夫忠臣出境有可以安國家專之可也公羊傳曰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
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乃矯制調伏波司馬呂种守沅陵長命种奉詔書入
虜營告以恩信因勒兵隨其後蠻夷震怖冬十月共斬其大帥而
降於是均入賊營散其衆遣歸本郡爲置長吏而還羣蠻遂平均
未至先自劾矯制之罪上嘉其功迎賜以金帛令過家上冢　是

歲遼西烏桓大人郝旦等率眾內屬考異曰帝紀今春既書烏桓來朝歲末又紀是歲烏桓朝貢內屬蓋始獨大人來朝後乃率種族內屬耳詔封烏桓渠帥為侯王君長者八十一人使居塞內布於緣邊諸郡令招來種人給其衣食遂為漢偵候助擊匈奴鮮卑時司徒掾班彪上言烏桓天性輕黠好為寇賊若久放縱而無總領者必復掠居人但委主降掾吏恐非所能制臣愚以為宜復置烏桓校尉內郡置護烏桓校尉至于莽時烏桓校尉由是罷廢十三州志曰護烏桓擁節秩比二千石武帝置以護內附烏桓誠有益於附集省國家之邊慮帝從之於是始復置校尉於上谷甯城賢曰甯縣名前書皆作寧寧甯兩字通祐杜佑曰甯城在嬀川郡懷戎縣西北俗名西山勃城開營府并領鮮卑賞賜質子歲時互市焉

庚戌建武二十六年春正月詔增百官奉百官志大將軍三公奉月三百五十斛中二千石奉月百八十斛二千石月百二十斛比二千石月百斛千石月九十斛比千石月八十斛六百石月七十斛比六百石月五十五斛

四百石月五十斛比四百石月四十五斛三百石月四十斛比三百石月三十七斛二百石月三十斛比二百石月二十七斛百石月十六斛斗食月十一斛佐史月八斛凡諸受奉錢穀各半○奉音俸其千石已上減於西京舊制六百石已下增於舊秩初作壽陵賢曰初作陵未有名故號壽陵蓋取久長之義也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受其福豈不美哉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賢曰言不起山陵裁令封土陂池不停水而已使迭興之後與丘隴同體詔遣中郎將段郴郴音琛平聲副校尉王郁使南匈奴立其庭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地理志五原西部都尉治田辟使者令單于伏拜受詔單于顧望有頃乃伏稱臣拜訖令譯曉使者曰單于新立誠慙於左右願使者眾中無相屈折也詔聽南單于入居雲中賢曰雲中郡名在今勝州北宋白曰漢雲中故城在勝州東北

四十里捡林縣界諸武侯所築始置使匈奴中郎將將兵衛護之　夏南單于所獵北虜薁鞬左賢王將其衆及南部五骨都侯韓氏骨都侯當于骨都侯呼衍骨都侯郎氏骨都侯粟籍骨都侯凡五合三萬餘人畔歸去北庭三百餘里自立爲單于月餘日更相攻擊五骨都侯皆死左賢王自殺諸骨都侯子各擁兵自守　秋南單于遣子入侍詔賜單于冠帶襲衣南匈奴傳黃金璽盭緺綬賢曰盭草名以取其染綬因以爲名漢舊儀諸侯王緺綬綟綠色緺紫青色○盭音戾緺音媧車馬金帛甲兵什器賢曰古之師行二五爲什食器之類必供之故曰什物什具今人通謂生生之具爲什物又轉河東米糒二萬五千斛牛羊三萬六千頭以贍給之令中郎將將弛刑五十人隨單于所處參辭訟察動靜弛刑者弛刑徒也說文曰弛解也此謂解其罪而移作者考異曰紀今年春使段郴賜璽綬置使匈奴中郎將據傳郴賜璽綬在秋其置中郎將亦未知決在何時或者今春置之至是乃爲之約束制度單于歲盡輒遣奉奏送侍子入朝漢遣謁者送前侍子還單于

庭賜單于及閼氏左右賢王以下繒綵合萬匹歲以爲常於是雲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鴈門上谷代八郡民歸於本土前此避匈奴內徙者令皆歸復本土遣謁者分將弛刑補治城郭發遣邊民在中國者布還諸縣皆賜以裝錢轉給糧食時城郭丘墟埽地更爲土乃悔前徙之徙民見上卷十五年　冬南匈奴五骨都侯子復將其衆三千人歸南部北單于使騎追擊悉獲其衆南單于遣兵拒之逆戰不利於是復詔單于徙居西河美稷因使段郴王郁留西河擁護之杜佑曰汾州隰城縣有美稷鄉卽漢美稷縣也隰城漢之茲氏縣也令西河長史歲將騎二千弛刑五百人助中郎將衛護單于冬屯夏罷自後以爲常南單于旣居西河亦列置諸部王助漢扞戍北地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鴈門代郡皆領部衆爲郡縣偵邏耳目偵音征檉稱三音邏音羅去聲北單于惶恐頗還所掠漢民以

示善意鈔兵每到南部下還過亭候輒謝曰自擊亡虜薁鞬日逐耳非敢犯漢民也

辛亥建武二十七年夏四月戊午大司徒玉況薨　五月丁丑詔司徒司空竝去大名改大司馬爲太尉驃騎大將軍行大司馬劉隆卽日罷以太僕趙熹爲太尉大司農馮勤爲司徒　北匈奴遣使詣武威求和親自北地以東南部分居塞內北使不敢至塞下故詣武威求和賢曰武威郡故城在今涼州姑臧縣西北故涼城是也帝召公卿廷議不決皇太子言曰南單于新附北虜懼於見伐故傾耳而聽爭欲歸義耳今未能出兵而反交通北虜臣恐南單于將有二心北虜降者且不復來矣帝然之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　朗陵侯臧宮揚虛侯馬武上書曰朗陵侯國屬汝南郡水經注揚虛縣屬平原濕水逕其東商河發源於此匈奴貪利無有禮信窮則稽首安則侵盜今

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疲困乏力不當中國一郡萬里死命縣在陛下福不再來時或易失豈宜固守文德而墮武事乎今命將臨塞厚縣購賞喩告高句驪烏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四郡天水隴西羌胡擊其右如此北虜之滅不過數年臣恐陛下仁恩不忍謀臣狐疑令萬世刻石之功不立於聖世詔報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彊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北狄尚彊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恒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民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者

范曄論曰中興之業誠艱難也然敵無秦項之彊人資附漢之思雖懷璽紆紱跨陵州縣殊名詭號千隊爲羣尚未足以爲比功上烈也至於山西既定威臨天下戎羯喪其精膽羣帥賈其餘壯斯誠雄心尚武之幾先志玩兵之日臧宮馬武之徒撫鳴劍而抵掌志馳於伊吾之北矣光武審黃石存苞桑閉玉門以謝西域之質卑辭幣以禮匈奴之使其意防蓋已宏深豈其顛沛平城之圍忍傷黥王之陳乎

上問趙憙以久長之計憙請遣諸王就國冬上始遣魯王興齊王石就國石章之子縯之嫡孫也是歲帝舅壽張恭侯樊宏薨壽張縣屬東平國春秋曰良漢曰壽良帝避叔父趙王良諱改曰壽張宏謚敬侯曰恭侯溫公避國諱也宏字靡卿南陽湖陽人也父重字君雲世善農稼好貨殖重性溫厚有法度三世共財子孫

朝夕禮敬常若公家其營理產業物無所棄課役童隸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財利歲倍至乃開廣田土三百餘頃其所起廬舍皆有重堂高閣陂渠灌注又池魚牧畜有求必給嘗欲作器物先種梓漆時人嗤之然積以歲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貲至巨萬而賑贍宗族恩加鄉閭外孫何氏兄弟爭財重恥之以田二頃解其忿訟縣中稱美推爲三老年八十餘終其素所假貸人閒數百萬遺令焚削文契債家聞者皆慙爭往償之諸子從敕皆不肯受宏少有志行王莽末義兵起劉伯升與族兄賜俱將兵攻湖陽賜女弟爲宏妻湖陽由是收繫宏妻子令出譬伯升宏留不反湖陽欲殺其妻子長吏以下相謂曰樊重子父恩德行於鄉里雖有罪且當在後遂得免更始立欲以宏爲將宏辭而歸與宗家

親屬作營壍自守老弱歸之者千餘家時赤眉賊掠唐子鄉宏遣人持牛酒勞遺之赤眉長老皆曰樊君素善且今見待如此何心攻之引兵而去帝即位拜光祿大夫位次三公始封長羅後改封壽張宏爲人謙柔畏愼不求苟進常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吾非不喜榮勢也天道惡滿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戒也保身全己豈不樂哉每當朝會輒迎期先到俯伏待事所上便宜手自書寫毀削草本公朝訪逮不敢衆對宗族染其化未嘗犯法帝甚重之及病困遺令薄葬一無所用以爲棺柩一藏不宜復見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使與夫人同墳異藏古夫婦合葬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是也同墳異藏自宏始帝善其令以書示百官因曰今不順壽張侯意無以彰其德且吾萬歲之後欲以爲式 哀牢王賢栗率種人詣越巂太守

郗鵠降求內屬帝封賢栗等爲君長自是歲來朝貢哀牢所居散在谿谷絕域荒外山川阻深生人以來不通中國至是始求內附

壬子建武二十八年春正月己巳徙魯王興爲北海王以魯益東海帝以東海王彊去就有禮故優以大封食二十九縣賜虎賁旄頭設鐘虡之樂漢官儀曰虎賁千五百人戴鶡尾屬虎賁中郎將旄頭注見前編有木爲之虡所以懸鐘磬也說文曰虡飾爲猛獸擬於乘輿彊臨之國數上書讓還東海又因皇太子固辭帝不許而深嘉歎之以其章宣示公卿初魯恭王好宮室起靈光殿甚壯麗是時猶存故詔彊都魯

夏六月丁卯沛太后郭氏薨

初馬援兄子壻王磐平阿侯仁之子也王莽敗磐擁富貲爲游俠有名江淮閒後游京師與諸貴戚友善援謂姊子曹訓曰王氏廢姓也子石當屏居自守磐字子石而反游京師長者長者指貴戚用氣自行

多所陵折其敗必也後歲餘磐坐事死磐子肅復出入王侯邸第時禁罔尚疏諸王皆在京師競修名譽招游士馬援謂司馬呂种曰建武之元名爲天下重開自今以往海內日當安耳但憂國家諸子並壯而舊防未立若多通賓客則大獄起矣賢曰舊防諸侯王子不許交通賓客卿曹戒慎之至是有上書告肅等受誅之家爲諸王賓客慮因事生亂會更始之子壽光侯鯉得幸於沛王賢曰壽光縣屬北海郡今青州縣怨劉盆子結客殺故式侯恭帝怒沛王坐繫詔獄三日乃得出因詔郡縣收捕諸王賓客更相牽引死者以千數呂种亦與其禍臨命歎曰馬將軍誠神人也

范曄論曰馬伏波其戒人之禍智矣而不能自免於讒隙豈功名之際理固然與夫利不在身以之謀事則智慮不私己以之

斷義必厲誠能回觀物之智而為反身之察則明矣

秋八月戊寅東海王彊沛王輔楚王英濟南王康淮陽王延始就國　上大會羣臣問誰可傅太子者羣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原鹿侯陰識可 原鹿縣屬汝南郡春秋之鹿上也 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為陰氏乎為天下乎即為陰氏則陰侯可為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傅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即拜佚為太子太傅以博士桓榮為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未幾拜為太常榮初遭倉卒與族人桓元卿同飢戹而榮講誦不息元卿嗤榮曰但自苦氣力何時復施用乎榮笑不應及為太常元卿歎曰我農家子豈意學之為利乃若是哉　北匈奴

遣使貢馬及裘更乞和親并請音樂又求率西域諸國胡客俱獻
見帝下三府議酬答之宜三府太尉司徒司空府也司徒掾班彪曰臣聞孝宣
皇帝敕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卻敵折衝應
對入其數則反爲輕欺數術數也言入其術中也今北單于見南單于來附懼
謀其國故數乞和親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貢獻
斯皆外示富强以相欺誕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
數爲懼愈多然今既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絕北羈縻之義禮無不
答謂可頗加賞賜略與所獻相當明加曉告以前世呼韓邪郅支
行事報答之辭令必有適適當也言報答之辭必有當乎事情也今立稾草并上曰
單于不忘漢恩追念先祖舊約謂呼韓邪舊約也欲修和親以輔身安國
計議甚高爲單于嘉之往者匈奴數有乖亂呼韓邪郅支自相讎

戰竝蒙孝宣帝垂恩救護故各遣侍子稱臣保塞其後郅支忿戾自絕皇澤而呼韓附親忠孝彌著及漢滅郅支遂保國傳嗣子孫相繼今南單于攜眾向南款塞歸命自以呼韓嫡長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兵將歸埽北庭策謀紛紜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聽又以北單于比年貢獻欲修和親故拒而未許將以成單于忠孝之義漢秉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照皆為臣妾殊俗百蠻義無親疏服順者褒賞畔逆者誅罰善惡之效呼韓郅支是也今單于欲修和親款誠已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國屬匈奴與屬漢何異單于數連兵亂國內虛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獻馬裘今齎雜繒五百匹弓鞬韣丸一（賢曰方言曰藏弓為鞬藏箭為韣丸即箭服也韣與韇同○韣音獨）矢四發遣單于又賜獻馬左骨都侯右谷

蠡王雜繒各四百匹斬馬劍各一單于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邪竽瑟空侯皆敗竽管三十六簧劉昫曰女媧氏造匏列管于匏上內簧其中爾雅謂之巢大者曰竽小者曰和竽與也立春之氣與生萬物也竽管三十六宮管在左和管十三宮管居中今之竽笙並以木代匏而漆之無復八音矣瑟注見前空侯世本云空國侯所造劉昫曰漢武帝使樂人侯調所作以祠太廟或曰侯暉所作其聲坎坎應節謂之坎侯聲訛爲箜篌或謂師延靡靡樂非也舊說一依琴制今按其形似瑟而小七弦用撥彈之如琵琶願復裁賜念單于國尙未安方厲武節以戰攻爲務竽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劍故未以齎朕不愛小物于單于便宜所欲遣驛以聞帝悉納從之

癸丑建武二十九年春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甲寅建武三十年春二月車駕東巡羣臣上言卽位三十年宜封禪泰山詔曰卽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何事汙七十二代之編錄賢曰莊子曰易姓而王封于泰山禪于梁父者七十

有二代其有形兆堺埒物石凡千八百餘處許愼說文序曰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於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堺音界埒音劣

臣若郡縣遠道吏上辭皆稱虛美必斃令屯田於是羣臣不敢復言甲子上幸鄴濟南閏月癸丑還宮　有星孛於紫宮　夏四月戊子從左翊王爲中山王　五月大水　秋七月丁酉上行幸鄴冬十一月丁酉還宮　膠東剛侯賈復薨考異曰本傳在三十一年今從袁紀復從征伐未嘗喪敗數與諸將潰圍解急身被十二創帝以復敢深入希令遠征而壯其勇節常自從之故復少方面之勳諸將每論功伐復未嘗有言帝輒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　給事中桓譚上疏陳時政所宜曰臣聞國之廢興在於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輔佐夫有國之君俱欲興化建善然而政道未理者其所謂賢者異也

昔楚莊王問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爲國是也叔敖曰國之有是衆所惡也恐王不能定也蓋善政者視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調于時而躁人可定昔董仲舒言理國譬若琴瑟其不調者則解而更張夫更張難行而拂衆者亡是故賈誼以才逐而鼂錯以智死世雖有殊能而終不敢談者懼于前事也夫張官置吏以理萬人懸賞設罰以別善惡今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仇子孫相報後忿勝前至于滅戶殄業而俗稱豪健故雖有怯弱猶勉而行之此爲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今宜申明舊令若已伏官誅而私相殺傷者雖一身逃亡皆徙家屬於邊如此則讎怨自解矣夫理國之道舉本業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業錮商賈不得宦爲吏此所以抑并兼長廉恥也

先帝聞
高祖　今富商大賈多放田貨中家子弟為之保役趨走與臣僕等勤收稅與封君比入是以衆人慕效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是為下樹奢媒而置貧本也求人之富足可得乎今可令諸商賈自相糾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臧畀告者如此則專役一己不敢以貨與人事寡力弱必歸功田畝田畝修則穀入多而地力盡矣

乙卯建武三十一年夏五月大水　癸酉晦日有食之　蝗　初京兆掾第五倫倫之先齊諸田徙長陵諸田徙園陵者多故以次第為氏少介然有義行王莽末盜賊起宗族閭里爭往赴之倫乃依險固築營壁有賊輒奮厲其衆引彊持滿以拒之銅馬赤眉之屬前後數十輩皆不能下郡尹鮮于褒見而異之署為吏後褒坐事去握倫臂訣曰恨相知晚倫

久宦不達遂將家屬客河東變姓名自稱王伯齊載鹽往來太原上黨所過輒爲糞除而去陌上號爲道士數年鮮于襃薦之於京兆尹閻興興卽召倫爲主簿領長安市公平廉介市無姦枉每讀詔書常歎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等輩笑之曰爾說將尚不能下（將謂州將）安能動萬乘乎倫曰未遇知己道不同故耳後舉孝廉補淮陽王醫工長（百官志王國官有禮樂長主樂人衛士長主衛士醫工長主醫藥永巷長主宮中婢使祠祀長主祠祀皆比四百石）

丙辰建武中元元年春正月淮陽王入朝倫隨官屬得會見帝問以政事倫因此酬對帝大悅明日復特召入與語至夕帝謂倫曰聞卿爲吏篣婦公不過從兄飯甯有之邪（篣音彭又音旁笞擊也）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少遭飢亂實不敢妄過人食衆人以臣愚蔽故生是語

拜帝大笑以倫爲扶夷長賢曰扶夷縣屬零陵郡故城在今邵州武岡縣東北水經注夫夷縣在邵陵西未到官追拜會稽太守倫雖爲二千石躬自斬芻養馬妻執炊爨受俸裁留一月糧餘皆以濟民之貧困者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常以牛祭神百姓財產以之困乏其自食牛肉而不以薦祠者發病且死先爲牛鳴前後郡將莫敢禁倫到官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其巫祝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皆按論之有妄屠牛者吏輒行罰民初恐懼或祝詛妄言倫案之愈急後遂斷絕百姓以安 上讀河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風俗通曰岱始也泰山山之尊者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爲五岳之長 上感此文乃詔虎賁中郎將梁松等按索河雒讖文言九世當封禪者凡三十六事於是張純等復奏請封禪史記集註曰泰山上築土爲壇以祭天報天之功故曰封泰山下小山上除地報地之功故曰禪 上乃許焉詔有

司求元封故事當用方石再累玉檢金泥（元封故事武帝封禪故事也用方石再累置壇中皆方五尺厚一尺用玉牒書藏方石牒厚五寸長尺三寸廣五寸有玉檢又有石檢十枚列于石旁東西各三南北各二皆長三尺廣一尺厚七寸檢中刻三處深四寸方五寸有蓋檢用金縷五周以水銀和金以爲泥）上以石功難就欲因孝武故封石置玉牒其中梁松等爭以爲不可乃命石工取完青石無必五色（舊制用石蓋各依方色也）丁卯車駕東巡二月己卯幸魯進幸泰山辛卯晨燎祭天於泰山下南方羣神皆從（從從祀也）用樂如南郊事畢至食時天子御輦登山日中後到山上更衣（易服乃畢事也）晡時升壇北面尚書令奉玉牒檢天子以寸二分璽親封之訖太常命騶騎二千餘人發壇上方石尚書令藏玉牒已復石覆訖尚書令以五寸印封石檢事畢天子再拜羣臣稱萬歲乃復道下（復道下者謂從故道而下山也）夜半後上乃到山下百官明旦乃訖（附錄應劭漢官馬第伯封禪儀記曰車駕正月二十

入日發雒陽宮二月九日到魯遣謁者將徒五百人治泰山道十
二日營奉高遣虎賁郎將先上山三案行還益治道徒千人十五
日始齋遣馬第伯等七十人先之山虞觀祭山壇及故明堂宮又
遣郎官等觀治石石二枚狀博平圓九尺此壇上石也其一石武
帝時石也時用五車不能上因置山下號五車石四維距石長丈
二廣二尺厚尺半所四枚檢石長三尺廣六寸狀如封篋長檢十
枚一紀號石高丈二尺廣三尺厚尺二寸名曰立石一枚刻文字
紀功德是朝上山騎行往往道峻峭下騎步牽馬乍步乍騎且相
半至中觀留馬去平地二十里南向極望無不睹仰望天關如從
谷底仰觀抗峰其爲高也如視浮雲其峻也石壁窅窱如無道徑
遙望其人如行朽兀或爲白石或雪久之白者移過樹乃知是人
也殊不可上四布僵臥有頃復蘇亦賴齎酒脯處處有泉水目輒
爲之明復勉強相將行到天關自以已至也問道中人言尚十餘
里仰視巖石松樹鬱鬱蒼蒼若在雲中俛視谿石碌碌不可見丈
尺遂至天門之下仰視天門窔遼如從穴中視天直上七里羊腸
逶迤名曰環道往往有絙索可得而登也兩從者扶挾前人相牽
後人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後人頂所謂磨胸捏石捫天之難也初
上此道行十餘步一休稍疲咽脣焦五六步一休牒牒據頓地不
避濕闇前有燥地目視而兩腳不隨早食上晡後到天門郭使者
得銅物形狀如鐘又方柄有孔莫能識疑封禪具也東上一里餘
得木甲木甲者武帝時神也東北百餘步得封所始皇立石及闕
在南方漢武在其北二十餘步得北垂圓臺高九尺方圓三丈所

有兩陛人不得從上從東陛上壇上有頸方一丈二尺所上有方石四維有距石四面有闕向壇再拜謁人多置錢物壇上亦不掃除國家上見之則詔書所謂酢梨酸棗狼藉散錢處數百幣帛具道是武帝封禪至泰山下未及上百官為先上跪拜置梨棗錢于道以求福即此也東山名曰日觀日觀者雞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所秦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周觀者望見齊西北有石室壇以前有玉盤中有玉龜山南有神泉飲之極清美利人日入下去行數環日暮時頗雨不見其道一人居其前先知蹈有人乃舉足隨之比至天門下夜人定矣○寐音務寐

甲午禪祭地於梁陰梁父之陰也以高后配山川羣神從如元始中北郊故事

三月戊辰司空張純薨

夏四月癸酉車駕還宮己卯赦天下改元考異曰續漢志云以建武二十二年為建武中元元年紀年通譜云據紀志俱出范氏而所載不同此必傳寫脫誤今官書累經校定學者失於精審但見紀元有建武二字輒以意刪去斯為謬矣梁武帝大同大通之號俱有中字是亦憲章於此今從袁紀范書

上行幸長安五月乙丑還宮

初王莽末四方潰畔南陽馮魴乃聚賓客招豪傑作營塹以待所歸是時湖陽大姓虞都尉反城稱兵先與同縣申

會季有仇謀殺之季亡歸魴魴將季欲還其營道逢都尉從弟長卿來欲執季魴叱之曰吾與季雖無素故士窮相歸要當以死任之遂與俱歸季謝曰蒙恩全死無以爲報有牛馬財物願悉獻之魴作色曰吾老親弱弟皆在賊城中今日相與尚無所顧何云財物乎季慙不敢復言自是爲縣邑所敬信故能據營自固時天下未定四方之擁兵橫行者甚衆唯魴自守兼有方略帝聞而嘉之徵詣行在歷官太僕魴性矜嚴公正在位數進忠言多見納用六月辛卯乃以魴爲司空　乙未司徒馮勤薨　京師醴泉湧出飲之者痼疾皆愈惟眇蹇者不瘳又有赤草生於水崖（賢曰赤草朱草也大戴禮日朱草日生一葉至十五日以後日落一葉周而復始）　郡國頻上甘露羣臣奏言靈物仍降宜令太史撰集以傳來世帝不納常自謙無德每郡國所上輒抑

而不嘗故史官罕得記焉　秋郡國三蝗　冬十月辛未以司隸校尉東萊李訢為司徒郡國志東萊郡在雒陽東三千一百二十八里而以沘陽長鮑昱代訢為司隸校尉昱永之子也沘陽縣屬南陽郡志作比陽今改作泌陽昱傳誤作沘今改正○沘音比詔昱詣尚書使封胡降檄帝遣小黃門問昱有所怪否對曰臣聞故事通官文書不著姓又當司徒露布怪使司隸下書而著姓也帝報曰吾固欲令天下知忠臣之子復為司隸也建武十一年昱父永為司隸校尉　昱長沘陽時沘陽人趙堅殺人繫獄其父母詣昱自言年七十餘唯有一子適新娶今繫獄當死長無種類涕泣求哀昱憐其言令將妻入獄解械止宿遂任身有子政化仁愛境內清淨故帝聞而擢之　甲申使司空告祠高廟上薄太后尊號曰高皇后配食地祇遷呂太后廟主于園四時上祭　十一月甲子晦日有食

之　是歲起明堂靈臺辟雍賢曰漢官儀明堂去平城門二里所天子出從平城門歷先明堂乃至郊祀又曰辟雍去明堂三百步車駕臨辟雍從北門入三月九月皆于中行鄉射禮辟雍以水周其外以節觀者漢宮閣疏曰靈臺高三丈十二門楊衒之伽藍記曰平昌門直南大道東是明堂大道西是靈臺宣布圖讖於天下初上以赤伏符即帝位由是信用讖文多以決定嫌疑給事中桓譚上疏諫曰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爲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況後世淺儒能通之乎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詿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臣譚伏聞陛下窮折方士黃白之術甚爲明矣而乃欲聽納讖記又何誤也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羣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疏奏帝不悅會議靈臺所處

帝謂譚曰吾欲以讖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將持也領也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出爲六安郡丞賢曰六安郡故城在今壽州安豐縣南余按郡國志建武十六年省六安國以其縣屬廬江郡譚出爲郡丞必不在是年通鑑因桓譚事併書於此道病卒

范曄論曰桓譚以不善讖流亡鄭興以遜辭僅免賈逵能附會文致最差貴顯鄭興事見四十二卷七年明帝永平中賈逵上言左氏與圖讖合明劉氏爲堯後帝嘉之歷遷侍中領騎都尉甚見信用世主以此論學悲哉

南單于比死弟左賢王莫立爲丘浮尤鞮單于帝遣使齎璽書拜授璽綬賜以衣冠及繒綵是後遂以爲常

丁巳建武中元二年春正月辛未初立北郊祀后土　二月戊戌帝崩於南宮前殿年六十二帝每旦視朝日昃乃罷數引公卿郎將

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間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頤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吾自樂此不爲疲也雖以征伐濟大業及天下既定乃退功臣而進文吏明慎政體總攬權綱量時度力舉無過事故能恢復前烈身致太平太尉趙熹典喪事時經王莽之亂舊典不存皇太子與諸王雜止同席藩國官屬出入宮省與百僚無别熹正色橫劍殿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奏遣謁者將護官屬分止他縣諸王並令就邸唯得朝晡入臨整禮儀嚴門衛賈公彥曰漢宮殿門每門皆使司馬一人守門比千石皆號司馬殿門內外肅然　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　山陽王荆哭臨不哀而作飛書令蒼頭詐稱大鴻臚郭況書與東海王彊言君王無罪猥被斥廢而兄弟至有束縛入牢獄者太后失職別守北宮

及至年老遠斥居邊海內深痛觀者鼻酸及太后尸柩在堂洛陽吏以次捕斬賓客至有一家三尸伏堂者痛甚矣今天下爭欲思刻賊王以求功甯有量邪若歸并二國之眾可聚百萬君王為之主鼓行而前功易於泰山破雞子輕於驅馬載鴻毛此湯武兵也王努力卒事高祖起亭長陛下興白水（謂光武起于南陽舂陵之白水鄉也）何況於王陛下長子故副主哉上以求天下事必舉下以雪除沈沒之恥報死母之讎精誠所加金石為開當為秋霜毋為檻羊（賢曰秋霜肅殺於物檻羊受制於人）雖欲為檻羊又可得乎人主崩亡閭閻之伍尚為盜賊欲有所望何況王邪夫受命之君天之所立不可謀也今新帝人之所置彊者為右願君王為高祖陛下所志毋為扶蘇將閭叫呼天也彊得書惶怖即執其使封書上之帝以荊母弟（帝及荊皆陰后所生）秘其

事遣翔出止河南宮（宮在河南縣）三月丁卯葬光武皇帝於原陵廟號世祖（帝王紀曰原陵在臨平亭東南去雒陽十五里水經注光武葬臨平亭南西望平陰大河逕其北）夏四月丙辰詔曰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若涉淵水而無舟楫夫萬乘至重而壯者慮輕實賴有德左右小子高密侯禹元功之首東平王蒼寬博有謀其以禹爲太傅蒼爲驃騎將軍蒼懇辭帝不許又詔驃騎將軍置長史掾史員四十人位在三公上蒼少好經書雅有智思爲人美須髯腰帶十圍進止有禮故上於兄弟中獨敬重而尊用之初齊國吳良爲郡吏歲旦與掾史入賀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諂稱太守功德良於下坐勃然進曰望佞邪之人欺諂無狀願勿受其觴太守斂容而止讌罷轉良爲功曹良恥以言受進終不肯謁蒼聞而辟之署爲西曹甚相敬愛遂薦良於帝曰良

資質敦固公方廉恪躬儉安貧白首一節又治尚書學通師法經任博士行中表儀宜備宿衛以輔聖政帝曰蕭何舉韓信設壇而拜不復考試今以夏爲議郎後夏累官爲司徒長史每處大議輒據經典不希旨偶俗以要時譽　初燒當羌豪滇良擊破先零奪居其地羌無弋爰劒元孫研居湟中最豪健羌中號其種爲研種至研十三世孫燒當復豪健其子孫更以燒當爲種號滇良者燒當之元孫也自燒當至滇良世居河北大允谷而先零卑湳並皆彊富滇良集諸雜種掩擊先零卑湳大破之奪居大榆中地繇是始彊○滇音顛湳音南上聲滇良卒子滇吾立附落轉盛秋滇吾與弟滇岸率眾寇隴西敗太守劉盱於允街賢曰允街屬金城郡故城在今涼州昌松縣東南城臨麗水一名麗水縣○允音沿於是守塞諸羌皆叛詔謁者張鴻領諸郡兵擊之戰於允吾賢曰允吾縣名屬金城郡故城在今蘭州廣武縣西南杜佑曰西平郡龍支縣漢允吾縣地後漢爲龍耆縣○吾音牙鴻軍敗沒冬十一月復遣中郎將竇固監

捕虜將軍馬武等二將軍四萬人討之　是歲南單于莫死弟汗立為伊伐於慮鞮單于　〔初河內向長字子平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學通老易貧無資食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反其餘嘗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男女娶嫁既畢勅斷家事勿相關當如吾死也於是遂肆意與同好北海禽慶遊五嶽名山不知所終〕〔扶風井丹學通五經善談論故京師為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性清高未嘗修刺候人建武末沛王輔等五王居北宮皆好賓客更遣請丹不能致信陽侯陰就乃詭說五王求錢千萬約能致丹而別使人要劫之丹不得已既至就故為設麥飯蔥葉之食丹推去之曰以君侯能供甘旨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致盛饌乃食及就左右進

聾丹笑曰吾聞桀紂人東豈此邪就不得已而令去聾自是隱閉不關人事以壽終　初山陽范式少遊太學與汝南張劭爲友旣而二人竝告歸鄉里式謂劭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剋期日後期方至劭具以白母請設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邪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爲爾醞酒至日式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式仕爲郡功曹後劭寢病同郡郅君章殷子徵晨夜省視之劭臨盡歎曰恨不見我死友子徵曰吾與君章盡心於子是非死友邪劭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死友也尋卒式忽夢見劭玄冕垂纓屣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爾時葬永歸黃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恍然覺寤悲歎泣下具告太守請往奔喪太守心

雖不信而重違其情許之式便服朋友之服投其葬日馳往赴之式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既至壙將窆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遂停柩移時乃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者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已而果然式既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異路永從此辭會葬者千人咸爲揮涕式因執紼引柩於是乃前式遂留止冢次爲修墳樹乃去後到京師受業太學時長沙陳平子亦同在太學與式未相見而平子病篤謂其妻曰吾聞山陽范巨卿烈士也可以託死吾殁後但以尸埋巨卿戶前乃裂素爲書以遺式既終妻從其言時式出行適還省書見瘞愴然感之向墳揖哭以爲死友乃營護平子妻兒身自送喪於臨湘未至四五里乃委素書於柩上哭別而去其兄弟聞之尋求不復見長沙上計掾

史到京師上書表式行狀三府並辟不應州舉式茂才四遷荊州刺史友人南陽孔嵩家貧親老乃變姓名傭爲新野縣阿里街卒式行部至新野而縣選嵩爲導騎迎式式見而識之呼嵩把臂謂曰子非孔仲山邪對之歎息語及平生曰昔與子俱曳長裾遊息帝學吾蒙國恩致位牧伯而子懷道隱身處於卒伍不亦惜乎嵩曰侯嬴長守於賤業晨門肆志於抱關貧者士之常豈爲鄙哉式敕縣代嵩以先傭未竟不肯去嵩在阿里正身厲行街中子弟服其訓化遂辟公府之京師道宿下亭盜其馬尋問知其嵩也乃相責讓曰孔仲山善士豈宜侵盜乎於是送馬謝之嵩官至南海太守

顯宗孝明皇帝上 幼名陽後改名莊伏侯古今注曰諱莊之字曰陽謚法照臨四方曰明光武第四子

也在位十八年改元一

戊午 永平元年春正月帝率公卿已下朝於原陵如元會儀乘輿拜神坐退坐東廂侍衛官皆在神坐後太官上食太常奏樂郡國上計吏以次前當神軒占其郡穀價及民所疾苦是後遂以爲常

夏五月高密元侯鄧禹薨按鄧氏自中興後累世寵貴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將軍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餘侍中將大夫郎謁者不可勝數東京莫與爲比 東海恭王彊病上遣使者太醫乘驛視疾絡繹不絕詔沛王輔濟南王康淮陽王延詣魯省疾戊寅彊薨臨終上書謝恩曰臣蒙恩得備藩輔特受二國宮室禮樂事殊異巍巍無量訖無報稱而自修不謹連年被疾爲朝廷憂念皇太后陛下哀憐臣彊感動發中數遣使者太醫令丞方伎道術絡繹不絕臣伏惟厚恩不知所言臣內

自省視氣力羸劣日夜浸困終不復望見闕廷奉承帷幄孤負重恩含恨黃泉身既夭命孤弱復為皇太后陛下憂慮誠悲誠恩息政小人也息子也政其名猥當襲臣後必非所以全利之也願還東海郡今天下新罹大憂惟陛下加供養皇太后數進御餐臣彊困劣言不能盡意願並謝諸王不意永不復相見也帝覽書悲慟從太后出幸津門亭發哀贊曰津門雒陽城南面西頭門也一名津陽門每門皆有亭李尤銘津門位末使司空持節護喪事百官志司空掌水土事大喪掌將校復土今使護藩王喪殊禮也贈送以殊禮詔楚王英趙王栩北海王興及京師親戚皆會葬帝追惟彊深執謙儉不欲厚葬以違其意於是特詔遣送之物務從約省衣足斂形茅車瓦器物減於制以彰王卓爾獨行之志將作大匠留起陵廟秦曰將作少府景帝改為將作大匠掌修作宗廟路寢宮室陵園土木之工并樹桐梓之類列於道側秋七月馬武

等擊燒當羌大破之餘皆降散　山陽王荆私迎能爲星者與謀議冀天下有變帝聞之徙封荆廣陵王遣之國郡國志廣陵在雒陽東一千六百四十里

遼東太守祭肜使偏何討赤山烏桓烏桓傳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鮮卑傳云偏何擊漁陽赤山烏桓歆志賁志賁本赤山種而居漁陽塞外也大破之斬其魁帥塞外震讋西自武威東盡元菟郡國志武威郡在雒陽西三千五百里元菟郡在雒陽東北四千里皆來內附野無風塵乃悉罷緣邊屯兵　東平王蒼以爲中興三十餘年四方無虞宜修禮樂乃與公卿共議定南北郊冠冕車服制度光武建武三年立南郊中元元年立北郊於雒陽城北四里今定其冠冕車服制度漢官儀曰北郊壇在城西北角去城一里所　及光武廟登歌八佾舞數上之記曰歌者在上貴人聲也天子樂舞八佾　好畤愍侯耿弇薨

冠永平二年春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宗尊也尊而祀之以配上帝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玉佩以行事漢官儀曰天子冠通天諸侯王冠遠遊三公諸侯冠

進賢三梁卿大夫尚書二千石博士冠兩梁千石以下至小吏冠一梁天子公卿特進諸侯祀天地明堂皆冠平冕天子十二旒三公九卿諸侯七其纓各如其綬色元衣纁裳周禮曰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三禮圖曰冕以三十升布漆而爲之廣八寸長尺六寸前圓後方前下後高有俛伏之形故謂之冕欲人之位彌高而志彌下故以名焉董巴輿服志曰顯宗初服冕衣裳以祀天地衣裳以元上纁下乘輿備文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卿以下用華蟲七章皆五色采乘輿刺繡公卿已下皆織成陳留襄邑獻之徐廣車服注曰漢明帝按古禮備服章天子郊廟衣皁上絳下前三幅後四幅衣畫而裳繡禮記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於玉比德焉天子佩白玉公侯佩山元玉大夫佩水蒼玉世子佩瑜玉晉志曰周禮弁師掌六冕司服掌六服自后王至庶人各有等差秦變古制郊祭之服皆以袀元舊法掃地盡矣漢承秦故二百餘年未能有所制立及中興後明帝乃始采周官禮記尚書及諸儒記說備袞冕之服天子車乘冠服從歐陽氏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氏說禮畢登靈臺望雲物春秋左氏傳曰分至啟閉必書雲物杜預注曰雲物氣色災變也素察妖祥逆爲之備前書天文志曰歲正月旦旦至食爲麥食至日跌爲稷跌至餔爲黍餔至下餔爲菽下餔至日入爲麻各以其時用雲色占種所宜敕天下三月臨辟雍初行大射禮儀志曰大射之禮王將祭射宮擇士以助祭也張虎侯熊侯豹侯其制若今之射的

也

冬十月壬子上幸辟雍祀周公孔子初行養老禮以李躬爲三老桓榮爲五更三老服都紵大袍單衣皁緣領袖中衣冠進賢冠扶玉杖說文曰紵麻屬績紵以爲美布故曰都紵續漢志進賢冠古緇布冠也文儒者之服也前高七寸後高三寸長八寸公侯三梁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兩梁自博士以下至小吏私學弟子皆一梁又仲春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玉杖玉杖長九尺端以鳩鳥爲飾鳩者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不噎爾雅翼曰刻玉爲鳩置之杖端謂之鳩杖亦曰玉杖○紵音柱緇音貞五更亦如之不杖乘輿到辟雍禮殿御坐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於太學講堂天子迎於門屏交禮道自阼階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祝鯁在前祝饐在後五更南面三公進供禮亦如之賢曰宋均曰三老老人知天地人之事者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事者鄭康成曰三老五更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天子以父兄養之示天下之孝弟也名以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以照明天下者禮殿先聖先師也阼階東階主階

也賓階西階也醫曰醬醬也酳漱也所以潔口也陸德明曰以酒曰酳以水曰漱音義隱云飯畢盪口也老人食多鯁噎故置人於前後祝之令其不鯁噎也禮畢引桓榮及弟子升堂上自爲下說賢曰下說謂下語而講說也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搢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漢官儀曰辟雍四門外有水以節觀者門外皆有橋觀者在水外故云圜橋門也於是下詔賜榮爵關內侯考異曰帝紀載詔文上言李躬而下獨封榮似脫躬字榮傳袁紀詔獨言桓榮不及李躬今闕疑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賜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上自爲太子受尚書於桓榮及即帝位猶尊榮以師禮嘗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及榮門生數百人上親自執業諸生或避位發難上謙曰太師在是既罷悉以太官供具賜太常家榮每疾病帝輒遣使者存問太官太醫相望於道及篤上疏謝恩讓還爵土帝幸其家問起居入街下車擁經而前撫榮垂涕賜以牀茵

帷帳刀劍衣被良久乃去自是諸侯將軍大夫問疾者不敢復乘車到門皆拜牀下榮卒帝親自變服臨喪送葬賜冢塋於首山之陽賢曰首陽山在今偃師縣西北子郁當嗣讓其兄子汎帝不許郁乃受封而悉以租入與之帝以郁爲侍中　上以中山王焉郭太后少子太后尤愛之故獨留京師至是始與諸王俱就國賜以虎賁官騎賢曰漢官儀驍騎王家名官騎余據馬傳時賜以北軍胡騎百人使兵善射恩寵尤厚獨得往來京師帝禮待陰郭每事必均數受賞賜恩寵俱渥　甲子上行幸長安十一月甲申遣使者以中牢祠蕭何霍光帝過式其墓進幸河東癸卯還宮　十二月護羌校尉竇林坐欺罔及臧罪下獄死時羌滇吾叛滇岸來降林奏以滇岸爲大豪後滇吾復降林又奏其爲第一豪帝怪其一種兩豪乃詰林窮驗知之怒而免林官涼州刺史又奏林臧罪遂下獄死林者融之從兄子也於時竇氏一公兩侯三公主四二千石

相與並時自祖及孫官府邸第相望京邑於親戚功臣中莫與為比及林誅帝數下詔切責融融惶恐乞骸骨詔令歸第養病 是歲初迎氣於五郊續漢書曰迎氣五郊之兆四方之兆各依其位中央之兆在未壇皆三尺立春之日迎春於東郊祭青帝句芒車服皆青歌青陽八佾舞雲翹之舞立夏之日迎夏於南郊祭赤帝祝融車服皆赤歌朱明舞如迎春先立秋十八日迎黃靈於中兆祭黃帝后土車服皆黃歌朱明八佾舞雲翹育命之舞立秋之日迎秋於西郊祭白帝蓐收車服皆白歌白藏八佾舞育命之舞立冬之日迎冬於北郊祭黑帝元冥車服皆黑歌元冥舞如迎秋 新陽侯陰就子豐尚酈邑公主公主驕妒豐殺之被誅父母皆自殺公主光武女寶曰酈縣屬南陽郡

南單于汗死單于比之子適立為醯僮尸逐侯鞮單于

庚午 永平十三年春二月甲寅太尉趙熹司徒李訢免 丙辰以左馮翊郭丹為司徒丹字少卿七歲而孤小心孝順後母哀憐之為鬻衣裝買產業後從師長安買符入函谷關乃慨然歎曰丹不乘使

者車終不出關旣至京師常爲都講諸儒咸敬重之王莽大司馬嚴尤請丹辭病不就莽又徵之遂與諸生逃於北地更始二年三公舉丹賢能徵爲諫議大夫持節使歸南陽安集受降丹自去家十有二年果乘高車出關如其志焉更始敗諸將歸光武並獲封爵丹獨保平氏不下爲更始發喪衰絰盡哀建武二年潛逃去敝衣間行涉歷險阻求謁更始妻子奉還節傳因歸鄉里十三年大司馬吳漢辟高第歷官左馮翊遂有是拜在朝廉直公正與侯霸杜林張湛郭伋齊名　己未以南陽太守虞延爲太尉延字子大陳留東昏人也初生其上有物若一匹練遂上昇天及長長八尺六寸腰帶十圍力能扛鼎王莽末天下大亂延常嬰甲冑擁衛親族扞禦鈔盜賴其全者甚衆建武初爲細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

休遣徒繫各使歸家並感其恩德應期而還有囚于家被病自載
詣獄既至而死延率掾吏殯於門外百姓感而悅之二十年光武
東巡路過小黃高帝母昭靈后園陵在焉時延爲部督郵詔呼引
見問園陵之事延進止從容占拜可觀其陵樹枝蘗皆諳其數俎
豆犧牲頗曉其禮帝善之敕延從駕到魯還經封邱城門門下小
不容羽蓋帝怒使撻侍御史延因求見引咎以爲罪在督郵言辭
激揚有感帝意乃制詔曰以陳留督郵虞延故貰御史罪還洛陽
令是時陰氏有客馬成者常爲姦盜延收考之陰氏屢請獲一書
輒加篣二百新陽侯陰就乃譖延枉法光武乃親錄囚徒延陳其
獄狀可論者在東無理者居西成乃回欲趨東延前執之曰爾人
之巨蠹久依城社不畏熏燒今考實未竟宜當盡法成大呼稱枉

陛戟郎以戟刺延叱使置之延不爲動成卒伏誅於是外戚斂手莫敢干法在縣三年遷南陽太守至是遂拜太尉　甲子立貴人馬氏爲皇后皇子炟爲太子（炟音怛）后援之少女也少喪父兄客卿又早夭母藺夫人悲傷成疾后年十歲幹理家事敕制僮御內外諮稟事同成人后嘗久病太夫人呼相者相之相者大驚曰我必爲此女稱臣然貴而少子若養他子者得力乃當踰於所生初援征五溪蠻卒於師梁松竇固等譖之由是家益失勢又數爲權貴所侵侮后從兄嚴不勝憂憤白太夫人求進女掖庭乃上書曰臣叔父援孤恩不報而妻子特獲恩全戴仰陛下爲天爲父人情既得不死便欲求福竊聞太子諸王妃匹未備援有三女大者十五次者十四小者十三儀狀髮膚上中以上皆孝順小心婉爭有禮

願下相工簡其可否如有萬一援不朽於黃泉矣由是選入太子宮能奉承陰后傍接同列禮則修備上下安之遂見寵異及帝即位爲貴人時后前母姊女賈氏亦以選入生皇子炟帝以后無子命養之謂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太子亦孝性淳篤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后常以皇嗣未廣薦達左右若恐不及後宮有進見者每加慰納若數所寵引輒加隆遇及有司奏立長秋宮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后既正位宮闈愈自謙肅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董仲舒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請望見后袍衣疏粗以爲綺縠就視乃笑后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帝嘗幸苑囿離宮后輒以風邪霧露爲戒辭意款

倘多見詳擇帝幸濯龍中並召諸才人已下皆在側請召皇后帝笑曰是家志不好樂雖來無歡是以遊娛之事希嘗從焉羣臣奏事有難平者帝數以試后后輒分解趣理各得其情然未嘗以家私干政事帝由是寵敬始終無衰焉　帝思中興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以鄧禹爲首次馬成吳漢王梁賈復陳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堅鐔馮異王霸朱祐任光祭遵李忠景丹萬脩蓋延邳彤銚期劉植耿純臧宮馬武劉隆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馬援以椒房之親獨不與焉時東平王蒼觀圖言於帝曰何故不畫伏波將軍像帝笑而不言　夏四月辛酉封皇子建爲千乘王羨爲廣平王　六月丁卯有星孛於天船北晉天文志大陵八星在胃北又北九星曰天船一曰舟星所以濟不通也天漢西南行絡大陵天船卷舌而南行　帝

大起北宮時天旱尚書僕射會稽鍾離意詣闕免冠上疏曰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邪使民疾邪宮室營邪女謁盛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竊見北宮大作民失農時自古非苦宮室小狹但患民不安寧宜且罷止以應天心帝策詔報曰湯引六事咎在一人其冠履勿謝又敕大匠止作諸宮減省不急詔因謝公卿百僚遂應時澍雨說文曰雨所以澍生萬物故曰澍○澍音注意字子阿少爲郡督郵時部縣亭長有受人酒禮者府下記案考之意封還記入言於太守曰政化之本由近及遠今宜先清府內且闊略遠縣細微之愆太守甚賢之遂任以縣事建武十四年會稽大疫死者數萬意獨身自隱親經給醫藥所部多蒙全濟後爲瑕丘令吏有檀建者盜竊縣內意屏人問狀建叩頭服罪不忍加刑遣令長休建父聞之

爲趣設酒謂曰吾聞無道之君以刀殘人有道之君以義行誅子罪命也遂命建進藥而死帝即位徵爲尚書時交阯太守張恢坐贓千金徵還伏法以資物簿入大司農詔頒賜羣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帝怪而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母之閭惡其名也此贓穢之寶誠不敢拜帝嗟歎曰清乎尚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意轉爲尚書僕射時詔使降胡子縑尚書案事誤以十爲百帝大怒詔郎將笞之意因入叩頭曰過誤之失常人所容若以懈慢爲愆則臣位大罪重郎位小罪輕咎皆在臣臣當先坐乃解衣就格帝意乃解意爲全椒

長劉平（全椒縣屬九江郡 賢曰今滁州縣）詔徵拜議郎平在全椒政有恩惠民或增貲就賦或減年從役（補註漢法貲滿百金者方取其賦年踰六十者不役其力民愛平甚故貲雖不及百

金而癃眥之以就賦年雖已滿六十癃
藏之以從役故曰增眥就賦減年從役刺史太守行部獄無繫囚
人自以得所不知所問唯班詔書而去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
爲明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曳嘗以事怒郎
藥崧藥姓崧名以杖撞之崧走入牀下帝怒甚疾言曰郎出郎出崧乃
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記曲禮之文未聞人君自起撞郎帝乃赦之是
時朝廷莫不悚慄爭爲嚴切以避誅責惟鍾離意獨敢諫爭數封
還詔書臣下過失輒救解之會連有變異上疏曰伏惟陛下躬行
孝道修明經術郊祀天地畏敬鬼神憂恤黎元勞心不怠而天氣
未和日月不明易通卦驗曰君臣不明則日月無光水泉涌溢寒暑違節者咎在羣
臣不能宣化治職而以苛刻爲俗吏殺良人繼踵不絕百官無相
親之心吏人無雍雍之志至於骨肉相殘毒害彌深感逆和氣以

致天災百姓可以德勝難以力服鹿鳴之詩必言宴樂者鹿鳴詩小雅宴羣臣也其詩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又曰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以人神之心洽然後天氣和也願陛下垂聖德揆萬機詔有司慎人命緩刑罰順時氣以調陰陽垂之無極帝雖不能時用然知其至誠亦以此故不得久留出爲符離相鍾離意別傳曰意之爲魯相也到官出私錢萬三千文付戶曹孔訢修夫子車身入廟拭几席劍履使男子張伯除草堂下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主簿安置几前又見教授堂下牀首有懸甕意召孔訢問之對曰此夫子甕也背有丹書人莫敢發意曰夫子聖人所以懸甕欲示後賢因發之中有素書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璧有七張伯懷其一意即召問伯伯果服焉　藥崧者河內人也天性朴忠家貧爲郎常獨直臺上無被枕杫俎几曰杫○杫音四食糟糠帝每夜入臺輒見崧問其故甚嘉之自此詔太官賜尚書以下朝夕餐給帷被皁袍及侍史二人後崧官至南陽太守蔡質漢官儀曰尚書郎入直臺中官供新

青縑白綾或錦被帷帳枕褥俱各純麗冬夏隨時改易太官供食五日一美食下天子一等尚書郎伯使二人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者伯使從至止車門還女侍史潔被服執香爐燒熏從入臺中給使護衣服舊註唐詩有侍女新添五夜香蓋用此事

秋八月戊辰詔改太樂爲太予樂用讖文也尚書璇璣鈐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予故從而改之蔡邕禮樂志曰漢樂四品一曰太予樂典郊廟上陵殿諸食舉之樂二曰周頌雅樂典辟雍饗射六宗社稷之樂三日黃門鼓吹天子所以宴樂羣臣也四曰短簫鐃歌軍樂也致正通鑑原文云改太樂官曰太予今考明帝本紀乃是改太樂爲太予樂非改樂官爲太予也故改從本紀

壬申晦日有食之詔曰昔楚莊無災以致戒懼說苑曰楚莊王見天不見妖地不出孽則曰天其忘予與魯哀禍大天不降譴春秋感精符曰魯哀公時政彌亂絕不日食天棄之也今之動變儻尚可救有司勉思厥職以匡無德

冬十月甲子車駕從皇太后幸章陵荊州刺史郭賀官有殊政上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敕行部去襜帷爾雅曰襜帷蔽前襜帷者車之前帷也孔穎達曰襜帷山東謂之裳或曰童容氓之詩淇水湯湯漸車帷裳注帷裳童容也其上有蓋四方旁垂而下謂之襜使百姓見

其容服以章有德〔十二月戊辰天后帝還自章陵　是歲京師及郡國七大水　莎車王賢以兵威逼奪于寘大宛嬀塞王國嬀塞國極臨嬀水而居者因以爲國名使其將守之于寘人殺其將君德立大人休莫霸爲王賢率諸國兵數萬擊之大爲休莫霸所敗脫身走還休莫霸進圍莎車中流矢死于寘人復立其兄子廣德爲王廣德使其弟仁攻賢廣德父先拘在莎車賢乃歸其父以女妻之與之和親爲廣德殺賢張本

〔初廣漢姜詩事母至孝妻龐氏奉姑尤篤母好飲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泝流而汲後值風不時得還母渴詩責而遣之妻乃寄止鄰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鄰母以意自遺其姑如是者久之姑怪問鄰母鄰母具對姑感慚呼還恩養愈謹其子後因遠汲溺死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而託言行學姑嗜魚鱠又不能獨

食夫婦常力作供鱠呼鄰母共之舍側忽有湧泉味如江水每旦輒出雙鯉常以供二母之膳赤眉賊經詩里弛兵而過曰驚大孝必觸鬼神更遺詩米肉詩受而埋之比落蒙其安全至是乃察孝廉帝下詔曰大孝入朝凡諸舉者一聽平之由是皆拜郎中詩除江陽令卒於官民為立祠

資治通鑑補卷四十四終